

少年

□ 韦 蔚

清晨从枕上醒来，我未曾想到“少年”这两个字。这两个字是在我点开手机微信之后才想到的。我在湿漉漉的黎明的微光中看到了“致敬青春”的图片：身着橙色运动短装的女孩子，站在高山之巅，向着远方张开了双臂。我只看到了女孩子的一个背影。我看不到女孩子的表情。无论这是否只是一个摆拍，这个背影还是让我觉得，在远方拥抱女孩儿之前，女孩儿先已热切切地将远方拥在了怀里。这才意识到，今天是公元2021年5月4日。这一刻我没有想到102年前的那场运动。我也没有想到被后人说了又说的《少年中国说》。

自然也没有想到，13年前我曾经指导过三个方阵的“少年”，放声朗诵“青春誓言”——今日之责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青年青年智则国智，青年富则国富青年强则国强，青年独立则国独立青年自由则国自由，青年进步则国进步青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，青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

今晚我将这些文字找了出来，用我的眼睛将它们一行一行地扫了一遍。扫着扫着，那些铿锵豪迈的声音，如浪潮般一波又一波地拍打着我的记忆之舟，浪尖上的小船在日头下明晃晃地摇来荡去。

今天却是个雨天。没有日头。清晨房门被轻轻叩响。我知道叩门的是“叮咚买菜”的配送员。我打开了房门。这房门曾经数十次为“叮咚”而开。门外常有新面孔出现。今天站在门外的小哥真是小哥，20出头的模样，眉清目秀，个儿很高。我仰头看着他问候他——“你好！辛苦了！”

他大概没有心理准备，所以愣了一下，但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一边将菜递给我一边也笑着问候我“你好”。当我从他手里接过沉甸甸的两个塑料袋之后，我抬头望着他的眼睛，我对他说“青年节快乐”，

南河头：爱，总会留住

□ 袁 瑾

南河头老街离我家几步之遥，我时常会从人民路任意穿过一条与之相连的小弄，瞬间远离喧嚣，来到宁静之中，那是心灵回家的感觉。我似乎是已过了几辈子的江南人，深深地眷恋那小桥流水，那宁静自在的归处。

我自己都不明白是脚步不由自主迈向南河头，还是心里想着南河头，抑或是神使鬼差地走进南河头……搞得朋友微信上跟我打招呼，不是：你好，在吗？而是问：今天去南河头了吗？

2019年的最后一天，稍稍有时间，我又拐进了南河头……经过了一年时间的拆迁准备，又一年时间的安置搬家，老街早已腾空，一片寂静落寞，我独自在石板路上，久久徘徊。

再也没有人在河边晾晒衣服，踱踏上空空的没有人洗东西，更没有三五成群晒太阳、杠(讲)白谈的老人。

2019年的时光列车前进的时候，这些人和景都迅速往后闪去，从此退出了我的视野，不免惆怅，没有了，眼睁睁看着它们消失在时光里……我长久地伫立目送，我知道我追不回。

再过去时日，工程队的喧闹将打破这里的宁静，这老街将在改造中浴火重生，只愿眼下的风景在我心中定格，永久保存。

生为江南人，我天生爱水，爱水中的风景，看浮云落在小河里，树影投在水中央，一片树叶轻轻地飘下来……悄无声息。

偶尔一阵风吹拂河水？还是鱼儿跳跃？小河荡起涟漪，云在水中嬉戏，我听见水在轻声低诉……你以为云水相距遥远，孤独寂寥，却不知此时它们浅唱低吟云水谣，柔情似水，世间万物永久相爱。

曾经看到一段描述，貌似独立的树，它们的根须在地下也是有交流的，盘根交错，纠缠相连，窃窃私语。

我爱世间万物，爱孤独的、彼此相爱的万物……而我也时时被万物所爱！

这水中树影婆娑，白云悠然，还有老宅的倒影，以及倒影里的故事，还有岸边的我呢！还有镜头外的世界相连着……这世界如此美妙，她让我的心境也变得

他笑着向我道谢，他笑得很晴朗。从口音判断，他不是本地人。我向他道别。关门的时候想着，但愿他不用太久就可以回到他的父母亲身边。若是，若是得很多年日之后才能回去，但愿他的父亲母亲等来的，依旧是那少年。

突然就想到了前几天看到的一则新闻：广西初三女生意外失联，两天后被发现在树林吊亡，警方排除他杀。昨晚这新闻上了“今日头条”。

报道中这名初三女生被化名为小安。小安的母亲黄女士对女儿的死心存诸多疑问。她不相信那个活泼开朗的女儿，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出生于2006年6月的小安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5岁。我不知道她的生命在了断或者被了断之前，她想到了什么、她遭遇了什么，她经历了怎样的挣扎，她若是那被稻草压倒的骆驼，当那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时，她有哪些不舍与不甘……我只知道，又一朵花儿还没来得及完全打开，已经凋零。

近年来，“少年”们自杀的消息越来越多。他们甚至还来不及长成“少年”，就已经离去，不再归来。

今夜，我想着了一只蝴蝶。

在快乐的时候，在忧伤的时候，在清风明月的时候，在一地鸡毛的时候，她总会飞到我的微信里，用或长或短的文字，诉说她的快乐，她的忧伤，她的清风明月，她的一地鸡毛。

蝴蝶需要宣泄。蝴蝶不想让自己的心成为堰塞湖。若是翅膀带水，她将无法再飞。

蝴蝶愿意一直在路上。蝴蝶一直拼尽全力地向着前方振翅，蝴蝶还要带着一双儿女一起向前飞。

蝴蝶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赶路了。蝴蝶需要跟自己谈判很久才能下决定将飞行的时间挤一挤，将越来越沉的翅膀收一收，带着娃儿欣赏一路路边的风景。尽管只是偶尔为之，尽管只是停了一会儿，蝴蝶也会感到莫名的心慌，蝴蝶也会觉得自己奢侈了。蝴蝶心里时间的时间，总是不够用的。

渐渐的在我与蝴蝶对话时，出现了一个高频

妙不可言！

水中涟漪一圈圈扩散，水波在岸边回弹，就像一个

个泛音在水面荡漾着，想起了刘星的音乐《湖》——

静静地 没有声息

我感觉到它

它总是这样 想说又不想说

纯净 和谐 与世无争

……

人去楼空后，老房子加速衰败，对岸一处房屋摇

摇欲坠的样子，是因为主人离去伤心欲绝吗？房子住

人，人养房子，空屋子没人气就不行了。

在南河头的西端是平湖古城的南水门，那里有一片

三岔河交汇的水域，这地儿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“日晖漾”，南水门的倒影投入漾心，寂静中唯有河道

清洁工的小船掠过水面，也划破了水面。

在日晖漾南端，有一座古桥，秀源桥，俗称南水门

桥——始建于明嘉靖年间，距今400多年了，也是城

内唯一的一座单孔石拱桥。

我沿着河的两岸，从西到东，又走过小桥，由东至西，这水的风景因为云的加入就千变万化，走走停停，寻寻觅觅，还不时按几下快门，我的诗和远方在水中

……浮想联翩。

湖性如此

一个甜的腻人的梦

在反复抒情之后

将命运交给别人

有想象 无创造

……

它从不涌动

即使涌动也绝不流露

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月光下

我望着它 它平静得不行

耳畔再次回响起刘星的《湖》，陶醉沉迷在江南的

水色中。当我再回到日晖漾时，太阳落山了，夕阳在水面泛着金色的余晖，终于明白为什么叫做“日晖漾”了。

逝去的老街，云水的美景，我终究追不回，留不

词。我如同九斤老太般喋喋不休，一次又一次地跟蝴蝶说，你不要被裹挟，你的青春不要被裹挟，你的日子不要被裹挟，你的孩子不要被裹挟……

我这般碎碎念的时候，我大抵不需要挣扎。但是蝴蝶不行，蝴蝶要不被裹挟地活出来，真不知道需要经历多大的挣扎。即便蝴蝶愿意拼尽全力去挣扎，她也未必能够从被裹挟的宿命挣脱出来。

晚上在“知乎”上看见有人发问：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什么年纪？

一个摆出V形手势的女生回答说：我认为是21岁到24岁。这段时间毕业出来，大专/本科的实习期满，屡次跳槽，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向。

突然又想到了前几天一则被刷屏的新闻。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，体验了一天送外卖后累瘫了，对着镜头直言“太委屈了，这个钱太不好挣了”。当日王处长12小时马不停蹄，也只完成5单送餐，仅获41元收入，离他一天挣100块钱的目标相距甚远。而他的师父，一位真正的外卖小哥，每天可送15单。网友们纷纷点赞：“挺心酸也挺真实，只有体验过，才知道不容易，才懂得委屈……”镜头里的王处长不再是“少年”模样，但愿他的这次出行，能让一些人可以少年依旧。

想起了马丁·路德·金的一句名言：如果你不能飞，那就跑；如果跑不动，那就走；实在走不了，那就爬。无论做什么，你都要勇往直前。

在这个湿漉漉的属于少年的日子里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用这名言来励志少年们。

我只能默默地为少年们祈祷。

我只能在键盘上敲打出一些文字来。

我只能说，亲爱的，无论你何时出发，无论你走了多远的路，无论你经历了多大的风雨，无论你的梦碎成了多少片，无论你的心哭泣了多少回，我都衷心地祝福你——愿你智慧，愿你富裕，愿你强大，愿你独立，愿你自由，愿你进步，愿你归来胸怀依旧滚烫，愿你依旧是少年！

住，虽然拍了相片，也保不定哪天误删了，丢失了。其实最可靠最永久的保存，是存在心里，天知道心的内存有多大，一切美好都可以在心里永久储存，爱，总会留住，无法删除。

（2019年12月31日游南河头，2020年1月7日初稿，2021年5月11日修改）



南河头一角(本文作者摄影)

【凤凰台上忆吹箫】悼袁公

□ 陈黎雯

漠北滋禾，海南育种，田畴处处寻方。得凤凰、浮香玉粒，菽浪苍苍。无视功名羁绊，心淡泊、清肃无双。春秋过，苍生未负，谋得余粮。 惊悉西行驾鹤，天倾泪，哀哀水满湘江。念稻父，香粳一碗，永世情长。解得国忧谁比，九十春、不愧炎黄。与君别，人间痛失贤良。

生命过客

□ 陆爱斌

有不生不化者，有有生有化者。

“不生不化者”，亦即道。视之不见、听之不闻、循之不得，自然而然地变化运转，生息盈亏。“有生有化者”，亦即物。生有四化，性本无二，卵以想生、胎因情有、湿与合感、变化而生。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偶然。

有形之物诞生、消亡，其暂行于世而终归虚无。人生亦如此，婴儿、少壮、老耄直至死亡，生命本非吾有，生死不过往来。所谓“万物自天成，盗者本无心，光阴若逆旅，生死不及情”，生命不过是过客而已。人的一生中出现的一切，都无法拥有，只能经历。深知这一点的人，就会懂得：无所谓失去，而只是经过而已；亦无所谓失败，而只是经验而已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有。用一颗浏览的心，去看待人的一生，一切的得失，隐显，全是风景与风情。

有一首歌，叫做《潇洒走一回》。写道：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……既然是生命过客，为什么还看不透呢？因为有差异和有欲望。就人性的本质而言，人都是喜生恶死。那个拔一毛而而不与天下的杨朱，就说得明白：万物的差异在于生命的过程，万物的共同点则在于死亡的终点。活着的时候分富人和穷人、长寿与短命、困厄和显达、贤明和愚昧、尊贵和卑贱，这就是差异。死了以后都要腐朽，消亡，这就是相同。但这一切都不是自己做得了主的，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终将返回到没有形体的状态，一切有形的物事终将返回到没有形体的状态。人的精神是天赋具有的，骨髓是地所具有的，精神离开形体，各自回归其本原，所以，称之为鬼。鬼，就是归，意思为回归到本原之地，骨骼属于地，返回物质本原。人生下来就有欲望，欲望虽然是生命的重要部分，但欲望得不到满足，或者满足以后还有更大的欲望，那就危险了。有了欲望就不能没有追求，一味追求而没有限度，就会起争斗。有争斗就会混乱，有混乱就会陷于困境。

生命虽为过客，但常人终是看不透。那是弃天理而存人欲的结果。存天理就是遵循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人欲就是过度的私欲。人饿了要吃饭是天理，追求山珍海味就是人欲；爱财是天理，利欲熏心、不择手段就是人欲。人有先天不足，指甲和牙齿不足以用来守护自身，肌内和皮肤不足以用来抵御外侵，奔跑疾走不足以趋利避害，更没有皮毛羽翼抗拒酷暑严寒。但天道给予人类以智慧。有时智慧也会用错地方，总想吃得比别人好，穿得比别人漂亮，住得比别人舒服，官做得比别人大，地位比别人高。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问题，处处为自己着想，时时为自己打算。殊不知，人求三餐，夜求一床。再多的财富也带不走，再高的地位也有落幕的时候。生命过客，如何让自己过得有意义，当然，更是我们思考和追求的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：死而不亡者寿。深根固抵，长生久视之道。《易经》中说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都在强调生命的价值和延续。我们都知道，树木有蔓延的细根，有直立的主根。抵，是树木所建立生命的根本。蔓延的细根，是树木所以保持生命的条件。德，是人所以建立生命的根本，禄，是人所以保持生命的条件。如果人的生命建立在事物自然的法则之上，他的爵禄就保持长久，所以说“深其根”，实践着人生之道的人，他的生命就会一天天长，所以说“固其抵”，就能生长，根本深远，就可以存活长久。

生命的意义，在于知足，知足者常乐。名声与生命哪个更重要？生命与财富哪一个更贵重？得到名利和失去名利哪个更有害？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耻辱，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，这样就可以长久安定。

生命的意义，在于给予。老子《道德经》在最后一章特别强调：圣人积，既以与人，己愈有；既以与人，己愈多。故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就是说：圣人无所积藏，施利与别人，自己却更富有；给予别人，自己却更丰富。因此，天之道，有利于物而无所损害；人之道，有所作为而无所争夺。

人类，生生不息；人类，薪火相传。生命过客就是限制欲望的刹车片，人类延续就是给予，传承。

茭白

□ 陆 锋

江南，水多，没有大江大河，多是大大小小的湖荡。

家门口便有一处湖荡，种着荷花，也种着茭白。茭白长得很快，数日没有留心，就长起来了。一丛丛，青葱碧绿的叶子连绵一片，煞是招人眼。长在水边的植物总是天生的水灵，带着润泽之气，像是莲藕、菱角，逃不脱“白、嫩、鲜”三个字。茭白亦是如此。古人在《西湖梦寻》中有记载：“寺前茭白笋，其嫩如玉，其香如兰，入口甘芳，天下无比。”古人称茭白为“菰”。古时，将稻、黍、稷、粱、麦、菰六种农作物称为六谷。只是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，六谷渐渐只剩下五谷了——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，独独少了菰。翻阅资料才知，汉代以前，尤其唐代，菰米是主要的食用部分。唐以后，其米多用来救荒。“菰”在古文献中也称“雕菰”、“雕胡”。作为菜食用，始见于《尔雅》。宋之前，一般称为“蔬菜”。至宋，始见“茭白”一名。“茭”得名于其根“交结”，“白”得名于其肉质茎色白，此名一直沿用至今。看来，约莫是宋代以后茭白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抽穗，而人们发现其肉质鲜美，便被当作可实用的水生蔬菜一直流传至今。我只觉得茭白滋味实在美妙，却不知那曾经位列六谷的菰米是何滋味？想必也是别有风味。

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有对茭白入肴的一段记述：“茭白炒肉、炒鸡俱可。切整段，酱醋炙之，尤佳。煨肉亦佳，须切片，以寸为度，初出瘦细者无味。”茭白可与肉炒，也可与青椒、香干搭伴。切块、切丝、切片，皆可。

这时节，一道以茭白为主的菜便是江南人家饭桌上的常客。李渔曾这样赞美道：“蔬食之美，一在清，二在洁，茭白形质，堪担其美。”水乡的清爽，水乡的润泽，水乡的脆嫩……就这样上了桌！